

王子江◆著

牧邊歌

蘇仁悅書



白山出版社

王羲之《兰亭序》

永和九年
暮春之初
修禊事也

王羲之
永和九年暮春之初
修禊事也



王子江 ◆ 著

牧 邊 歌

白
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牧边歌/王子江著.—沈阳:白山出版社,2006.9

ISBN 7-80687-399-6

I.牧… II.王… III.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3319 号

出版发行:白山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110013

电 话:024-23088689

责任编辑:孙福同

装帧设计:赵连志

责任校对:李国宽

印 刷:中共沈阳市委机关印刷厂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印 张:6.875

字 数:180 千字

插 页:40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687-399-6

定 价:39.80 元

新边塞诗创作的可喜收获

——序王子江《牧边歌》

杨金亭

这是出自一位部队诗词新人之手的一本关于军旅戍边题材的诗词集。按传统诗词的题材分类,谓之边塞诗。唐代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都留下了一些有关西北边塞、金戈铁马、慷慨悲壮的经典诗篇;现当代著名诗人闻捷、李瑛、周涛、章德益等,也创作了不少表现当代军人战斗生活的名作。1995年,中华诗词第8次研讨会在银川召开,作为会议研讨的主题,提出了在继承古典边塞诗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边塞诗”,并进而形成“新边塞诗派”的设想。以此为契机,新边塞诗的栏目,开始在全国和地方诗词报刊上出现。历时十年,创作渐成风气。相继涌现出了王亚平、星汉、唐世政、周毓峰、凌朝祥、魏新河、秦中吟、赵京战等名家,他们陆续发表的不同风格的有关军旅、军垦、边塞诗和理论批评文章,已引起诗词界的广泛关注。不过,这些诗人词家创作和理论批评所涉及的学理领域都很广,还不能要求他们在新

边塞诗这一个方面,分出更多的精力,作出更专门更深入的开发贡献。所以,迄今为止,就我的诗词编辑业务范围所及,专门从事新边塞诗的创作实践,而且以自己初具风格的处女作《牧边歌》为合格答卷,走上诗坛的这位后起之秀王子江,实话实说,他还应当是当代诗词界尚在形成的这个“新边塞诗”部落中的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他的《牧边歌》的问世,也确是当前新边塞诗创作中的一个可喜收获。

诗词的艺术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新。前人有言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赵翼)。我之所以认为《牧边歌》已初具风格的主要依据,便是诗人赋予这部当代边塞诗既美且新的创新意义。尤其可贵的是:他是在继承传统诗歌基础上,充分吸纳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言的,合乎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创新。

我们就从《牧边歌》这个颇为罕见的题目开始,浏览一下诗人在这本军旅题材的诗集中,给予读者提供的诗歌艺术的创新启示:

综览全书,这是一本关于和平时期边防战士生活的歌唱。边防战士的神圣天职是保卫祖国边疆。在历代边塞诗中常用的词语是戍边、守边、卫边;而“牧”字的一般含义是指放牧,如牧羊、牧马、牧鹅……而“牧边”一词,却不见载籍;至于以《牧边歌》为诗集命名,则是诗人的一个极富文化内涵的大胆创造。记得当代诗歌大师艾青著于上世纪40年代的《诗论》中,曾有一个关于诗的著名命题:“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我想,子江为他的军旅诗命名,很可能从这里得到启发:既然“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那么,凡有生活的地方,



便应当有“牧歌”的吟唱,如草原牧歌、田园牧歌……军人的戍边、守边,也是一种富于诗情画意的生活,那么,以牧歌的情调,吟唱戍边生活,也就顺理成章了。何况“万里关山万里银,红旗一杆雪中吟。寒风排版巡边句,天纸刊诗醉牧人”(新声韵《巡边吟》七首之四)。我们的诗人早已以牧人自居了。但是,农民的田园牧歌,抑或是牧人的草原牧歌,都有那么一点宁静、散淡、轻快、和谐、回归大自然的情调;而军人戍守边疆的吟唱,则应当是铁马金戈、慷慨激越的战歌,两者之间,是不谐调的。然而,诗人对当代边塞诗的宏观审美创意,就恰恰在于将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碧血丹心的战歌精神,艺术地化入和平时期边防战士丰富多彩的生活牧歌的境界中去了。

打开《牧边歌》诗卷,从那些《哨所吟》、《巡边吟》、《夜行军》、《拉练行》、《界碑》、《边柳》等反复出现的军旅题材题目中,却读不到那种浅层次意识形态的韵语说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多是颇能吸引读者的跃动在文字之表的凝聚着戍边军人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的诗情画意:

山腰红叶树,岭上绿衣人。

兵舍孤灯灭,疆关万径昏。

——新声韵五律《哨所吟》

秋深霜入谷,夜老月巢松。

野径巡逻队,扬旗在画中。

——新声韵五律《巡边吟》

铁脚穿秋色,钢盔戴月光。

旗沾原野露,刀淬昊天霜。

——新声韵五律《夜行军》

孤灯闻野炮,残月入峰怀。

鼠斗行军帐,蚊吟战士腮。

——新声韵五律《宿营吟》

这些诗,做到了意象生动,色彩鲜明,较好地抒发出了戍边战士对祖国对边关热爱之情和自信自豪的英雄气概,也显示了诗人初具个性的语言特色。但最足以表现出《牧边歌》独创意义的,还是诗人通过对前人山水诗画创作中“天人合一”的审美感受经验的创造性借鉴,把握了祖国边关雄川大野自身生命的律动,所创作出的那些具有“号角牧边边牧我”、“界碑犹我我犹碑”,主客体浑然一体、生气盎然、形神兼备的边地牧歌。请看这些信手拈来的诗句:

云眠雨下班,风去月离关。

最解军人意,相围万座山。

——平水韵《哨所吟》十三首之三

秋征霜入伍,一夜令枫红。

——平水韵《哨所吟》十三首之九



幽幽溪畔路，数柳一排兵。

——平水韵《巡边吟》十三首之四

晓雾迷青嶂，军歌破塞空。

闻声风入列，吻动队旗红。

——平水韵《巡边吟》十三首之五

花知睦邻好，一朵两家开。

——平水韵《咏界花》

风传昨夜冬天到，曙色敲门送雪花。

——平水韵《哨所吟》十七首之八

谁人惊我耘田梦，风撼青松，鹊入苍穹，兵带钢枪月带弓。

——平水韵《采桑子·哨所春思》

信鸟知边事，前投界水亭。

——新声韵《巡边吟》七首之一

朗朗江上月，游来营帐听。

——新声韵《送总装李作之将军归来吟》

关山尽是多情客，夜用霜描战士眉。

——新声韵《哨所吟》十三首之一

千里行军一夜间，平明小憩老榆边。

春风自是怜饥客，钱挂枝头可助餐。

——新声韵《春训诗》

兵用短枪风使弓，黄蜂凭翼猎边墉。

朝阳欲辨真魁首，来数桃花一径红。

——新声韵《春日手枪射击考核有作》

寒雨，寒雨，征路悄悄夜曲。

——新声韵《调笑令·过罗通山遇雨》

斟满葡萄酒，邀来明月参军。

——新声韵《望仙门·玉皇山雪吟别》

春花带雨遮荒渡，石径含情入哨亭。

——新声韵《鹧鸪天·听笙曲》

如此诗句多多，不再抄了。如果说，前人涉及山水景物“天人合一”，在主客体感情相互投射的艺术表现上，曾经达到过如宋代词人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所写的“尽



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的境界。但是就在这首词的上片，词人面对：“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的洞庭月夜景色，陶醉之余，仍然感到“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隔膜之感。细品子江笔下的诗，人与边关景物的主客体之间却和谐到物我一体，毫无障碍了。从上列诗句看出：那风、花、雪、月、夜、雨、霜、枫……不但是诗人——牧边战士的宾客，而且是拥军、劳军者，甚至是“入列”“参军”的戍边战友了。这样的“天人合一”境界，我以为可以看作是丰富和发展了新边塞诗表现艺术的与时代同步的创新。

著名文艺美学大师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曾说：莱辛认为空间艺术的绘画，“只能画出整个故事里的一场情景”，所以画家应当挑选整个“动作”里最耐寻味和想象的那“片刻”，这就是为后来一些美学家所接受并经常被引用的那个“集中前因和后果在一点里的景象”，即所谓“富于包孕的片刻”（见《旧文四篇》40—41页）。其实，以“言志”并“缘情而绮靡”为审美原则的中国诗词艺术，在创造诗歌意境中所选择和使用的意象，也同样需要它具有“富于包孕的片刻”的艺术品格。写诗至此，方能打破明说直言造成的散文化的平庸，进入“壮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圣俞语），使人思而得之的诗意境界。子江的《牧边歌》之所以能够从大量的平庸诗作中脱颖而出，其艺术特色之一，便是他很善于选择那些“富于包孕的片刻”的意象，构造他的军旅诗的意境。

请看《雨后与新兵连过卢沟桥》：

雨后卢沟一色新，长桥战迹已销沉。

追思旧日烽烟地，指点新兵数弹痕！

结句中的“弹痕”是指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我驻防卢沟桥的部队突然发起进攻，至今还保留在桥东宛平古城墙上的枪炮弹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八年侵华战争留下的罪证，也是留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并永远警示着我们的后代子孙勿忘国耻、奋发自强的一道历史印记。诗人在结句中选择了“指点新兵数弹痕”这个“富于包孕的片刻”的意象，即景抒情，言近旨远，很自然地把和平时期的戍边现实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联系起来，起到了深化戍边主题的艺术效果。

再看这首题为《潜伏训练》的五绝：

夜归伏寒昼，空岭依依旧。

鸣雀印爪花，量谁霜最厚。

题目标出的是：潜伏训练。全诗寥寥二十个字，首句点出了“伏”的时间是由夜而昼，第二句是依然如旧的空岭，寂静至极的定格。后两句构思出人意料，作为潜伏主体的战士没有出现，活跃登场的却是几只“鸣雀”，而令读者眼睛一亮的，却是句中“鸣雀”印在积霜上的那个“爪花”的意象。看到这个意象，读者才会想到：我们的潜伏战士，已经和潜伏的环境融为一体，进入了无我的境界，一任“鸣雀”在身上印上“爪花”，而且嘈杂着比量着彼此“爪花”印霜的厚薄，他们仍然是纹丝不动。这个“富于包孕片刻”的意象的运用，在于以客体的动衬主体的静：至此，我们戍边战士潜伏训练的质



量以及从中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已不言自明了。

再看一首七绝:《父赠丝瓜籽结瓜有作》:

明月无声照界墙,秋风瑟瑟惹情长。

瓜藤结满爹娘语,句句关山是故乡!

从家乡带来的瓜籽,在营地上开花结瓜。我们的诗人就是从这件日常生活事件中,提炼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瓜藤结满爹娘语”,进而引申出一个“句句关山是故乡”的点题之句,可谓想象新奇,包孕丰富,言浅意深,读之耐人寻味。

还有一首《哨所吟》十七首之一的七绝,不能不提:

军装紧束在山林,和雨同风处到今。

塞上男儿真战士,红旗一角补天襟。

尾句中“补天襟”的意象,“立片言而居要”,一个顶天立地的边防战士的形象,已矗立在读者的想象之中了。

还是那位钱钟书大师在《宋诗选注》中,介绍范成大的田园诗时,顺便提到“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么又绿又软,羊多么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牧童牧女怎样在尘世的干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这段话说明了牧歌的基调是对生活中亮丽一面的歌颂,但对牧场生活阴暗一面——“狼”的存在无动于衷,这自然是一种缺憾。王子江的《牧边歌》的主题,是对和平时期边防将士爱国戍边精神激情的歌颂,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诗人对新边塞诗的创新意义还在于题材上突破了既往军旅诗只有正面歌颂

的局限,他的敏感的现实主义诗笔,却没有忽略远处“狼”的存在。比如上文中提到的那首《雨后与新兵连过卢沟桥》“指点新兵数弹痕”的意象,便是对历史上侵略恶狼的揭露,自然也是对东方岛国某些政要歪曲篡改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倒行逆施的严正警示。此外,如《北极哨所吟》:

北极村外望兴安,万里云峰战马鞍。

回首泪流歌舞处,几人还复怒冲冠!

这首诗的创作动因,我想,肯定与世界上动辄发动掠地灭国杀人如麻的霸主强权之类的“狼”的猖獗有关。诗人警示人们,海外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之狼,还在时时刻刻地窥视着我们,我们还不能在靡靡之音和那摇滚嚎叫的疯狂中麻木不仁。民族英雄岳飞留下的那首慷慨悲壮的民族正气歌,我们还应当永远唱下去!

另外,还有一首与“狼”无关,却不无微言大义存焉的七绝——《与汽车技工大队李国权宴客万豪酒店吟》:

灿灿肩章闪闪星,春风做伴万豪厅。

山珍海味桌间问,谁是当年草地兵?

这首诗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程度上,也是诗集中的上乘之作。诗作从题目上看,写的是一次司空见惯的系统宴客。首二句是客观的素描:佩戴“灿灿肩章闪闪星”的宾主军官,春风得意地进入“万豪酒店”。近些年来,昔日被用作“土豪劣绅”的那个“豪”字,忽然时来运转,堂而皇之地被大书特书入酒店的招牌,豪华乎、豪贵乎、豪强乎、豪英乎?连带这



个万豪,到底作何理解,不甚了了。第三、四句想象颇为警拔:即将被吞吃的“山珍海味”居然开口向“万豪”中的几个“肩章”提出一个关系到“肩章”的列祖列宗的发问:“谁是当年草地兵?”有问无答,留给读者思而得之,这叫做调侃,婉而托讽,有一点善意的幽默,据我所知,作者是一位有着中校军衔的现役军官,又是宴会主人之一。从诗的言意之表体味出来的自我解剖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集子中有可读性的佳篇妙句,还有不少,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品味吧。集子中不少作品在格律上作了新声韵的实践,有些派入平声的古入声字,在个别篇什中,还有出律之处。白璧微瑕,无关大体,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诗人创作日趋成熟,新声韵的运用也会更加完美自如的。

是为序。

2005年6月26日

共和国戍边英雄的颂歌

——王子江《牧边歌》序

田子馥

2004年5月,我曾读了诗友王子江的《牧边歌》,并应邀为之作了题为《钢筋与柔情的界碑》的序言。一年后的金秋十月,子江同志将一本厚厚的经过修改和增订后的《牧边歌》诗稿送给我,看我对所作序言还有什么值得可修改的地方。深夜,我认真地阅读了他的诗稿,感到他的诗作提升之快,跨越幅度之大,不仅令我刮目相看,而且肃然起敬了。回看我所作的序言,已觉淡而无味,不得不重新拟题另作了。

这是一部壮丽激越的21世纪戍边英雄的颂歌。它所生动形象地反映的是21世纪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军人有与战争年代完全不同的戍边理念、国家职责。这是一部典型的新边塞诗,它与汉唐以来的旧边塞诗相比,不仅历史相隔时间久远,而在于它所揭示的当代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界碑观、宇宙观方面与古边塞诗有本质差异,而且表现的人文环境、思想境界也大相异趣。诗中所反映的戍边军人精神与国



家命运、人民命运紧紧联系起来而且高度统一。这样的诗章，堪称“军旅诗擎一面旗”（翟致国诗句）。

王子江诗意的成熟和特色，就体现在他没有选择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而仅仅选取了《哨所吟》、《巡边吟》、《演习吟》、《哨位吟》、《行军吟》、《酬父吟》等看似寻常却并不寻常的军旅生活，又没有用豪言壮语、直抒胸臆地去直接叙述军人的历史使命，国家的责任，而是凭借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运用比兴手法，但又不是一般的自然山水诗，而是带有宇宙生命感的自然山水诗。诗人在努力唤醒自然，注入以生命，让人的生命最大程度地融入自然，以自己的视听感官对自然的声色作审美静观。这是当代典型的诗性思维，就此，我想着重谈谈《牧边歌》诗性思维的艺术与技巧。

一、“诗意的栖居”与语言的个性

他的诗题所以称《牧边歌》而不称《戍边歌》，一个“牧”字，内涵丰富：第一，在古汉语中，“牧”有管理、统治、驾驭的意思，“牧围”有边境的意思。第二，又有牧歌一词，但绝不能等同于旧体的田园牧歌。第三，它深刻地反映了当代军人作为国家主人崭新的戍边观念，用浪漫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名言，便是“人的诗意的栖居”，是说边塞乃当代军人“诗意的栖居”之所。如今的边塞已经不再荒凉，人可以安居乐业。人的栖居在本质上是诗意的，是和平也是自由的，实现自由就要珍惜和爱护。所谓“诗意的栖居”，体现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大气象、大环境；对于边塞，以诗人之眼直观感悟，人与自然相和谐，那就是情感自然，诗化自然。诗人感到，军人的边塞生活，如同“舰斩波涛夜半时，寒星万里满天诗”